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com

【齐鲁人物】

张圣时:“少年果戈理”

□王奎章

“昔日少年果戈理,傅抱石入室弟子,张恨水早期知音,中国抗日远征军少校翻译,1946年教育部保送中央大学艺术系高材生。”这是印在《张圣时纪念文集》封面上的五句话。如果把这五句话中的任何一句,拿来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几乎都会成为立世显名、光环四射的桂冠。然而还远远不止这些,张圣时先生还是蒙受不白之冤,在被关押、被管制、被劳改中度过32年,继而又在书画园地束发秉笔,默默耕耘22年的一位执着于艺术的苦行者。

近日读本报3月11日刊发的《李广田:文艺与革命的歧途》一文,其中写道“少年果戈理是李广田的一个学生的绰号,这个学生热爱文学,向往民主自由——”,笔者不禁又联想起张圣时先生的一幅幅画作,因为“少年果戈理”就是著名画家张圣时先生。

圣时先生自幼酷爱绘画,他10岁就开始向家父学画,13岁那年以绘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泰安的省立三中。1946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得到傅抱石先生的谆谆教诲。1950年他在中大毕业之后,分配到南京文工团,白天绘制布景,晚上回家作画。而在接下来32年的漫长岁月中,画宣传画和领袖像以及应邀为周围的人们作画,使他继续维系并提高着自己的绘画技能。当他62岁还乡之后,又在胡同口挂上一块写着“画像”的牌子,这既是为生计所迫,更是他那一颗追求艺术之心跳动不止的表现。

张圣时先生晚年蛰居在故乡山东金乡,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有国画、油画和写生画稿。在这些作品中,明显地体现出了抱石先生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手法,傅抱石的长子傅小石在评价圣时先生的画作时也说:“张老的国画注重先形后神,形神兼备。”

白雪覆盖的村庄,几株大树在村口寒冬中的雪地上挺立着。雪地中一溜向前延伸的深深的脚印,把观者的视线引向村口一位蹒跚的行者。他是谁?是不是一位漂泊在外正在归来的游子?而面前那白雪覆盖的房子不就是自己日日夜夜魂牵梦绕的家吗?这位走过漫漫长路终于回到故乡的游子,肯定是感觉到了冰雪覆盖也掩饰不住的家的温暖和亲人的挚爱——

2002年时的张圣时先生

张圣时作品

这是我们面对圣时先生一幅雪景画作产生的遐想。虽然画作没有题目,其实画面已经告诉我们,那就是“归”!这不正是老人在漫长磨难中的期盼吗?而在另一幅夜幕深深风雨交加的画作中,圣时先生借用唐代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一诗,明确表达了他的这种幽深的心境:“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圣时先生在画作和题诗中将磨难中的痛苦和向往中的团聚交织在一起,归根结底还是对前景的光明寄托了无限期望。在国画牧牛图、过桥图、万山苍茫图中,既表现了作者对天真自由快乐的童年时期的回忆和神往,对层层山峦、苍茫云海之外的故乡的深切思念,又折射出他对亲人、师友的依恋和对时代进步秉承的信心。

在雪山脚下的小溪里,淙淙流淌的春水滋润着两岸的枯木和衰草,一抹不易察觉的新绿与炊烟一起,在远处村旁的树丛中飘动。春之消息在千家万户扩散着,春之生命在山间原野萌动着。这是圣时先生在一幅画作中描写的场景。在另一幅作品中,两位老者并肩坐在一泓碧水中的船头上,凝神敛气,静听着峡谷中的流瀑与山崖上的松涛。在又一幅作品中,圣时先生画的则是三位老者放怀笑谈的场景。他们的笑声正随着崖壁上飞泻的瀑布,喧闹与翻滚着,流出大山,流向原野。还有一幅赏月图,皎洁的月光像一层温馨的薄雾,笼罩着花木葱茏而又静谧安详的山野与院落。院内窗前的主人望着月光,是在赏月,又是在深思。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圣时先生的一幅画作,用杜甫在诗中描绘的意境去看,甚为恰当。春水荡漾,鸟雀飞鸣,清扫路径,打开蓬门,以迎远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画面中洋溢着的欣悦之情,使每一个观者都会发出会心的笑意。

生活的磨练形成了圣时先生无与伦比的深邃和彻悟人生的个性,这种理念指导下创作的作品,就如同70年前他向广田老师寄出的“十封信”,不,这比“十封信”还要沉重和丰富得多。十封信是一个青年文学天才之泉的欢快喷涌,而这些画作,则是经历半生磨难与忧患的一位悲怆老人的心血结晶。

“心事浩茫连广宇”,“挥笔弄彩向天说”!天心浩荡而厚德,天眼洞明而存真。有天心的温馨呵护,有天眼的关照聚焦,圣时先生用他的一生,在广袤天地之间大写出一个完整而又高大的“人”字!

【听崔明泉讲文物故事】

与明代张路的画结下“缘分”

□夏晓然

话说济南市文物店收购的重要字画中,有一些说起来还真有点“缘分”之宜。

自文物店成立以来,一直不断收到明代画家张路的画品。

第一张张路,是在自然灾害期间,1962年,画家关友声来文物店卖画。他的孩子很多,家中实在是没钱维持正常开销了。

一次是辛友三上古旧书店,在一堆旧废纸里发现了三十多张没有裱起来的丁佛言的字。丁佛言是辛亥革命元老,他的字写得很漂亮。辛友三花了100元,全都拿回来了。回来后,辛经理让我再去趟古旧书店,看还能再找到些什么。果然,我去后在破床底下发现了一张张路的画,裱工坏了,不过画还没破坏。我花13块钱买了回来——这是文物店收的第二张张路。

辛经理说这张画买得好,拿去裱了。是一张很有意境的《望月图》,画面上是一位老人、一棵松树和一个月亮。1982年,中国去澳大利亚办展览,国家文物局选中了这幅画,把它拿去重新裱了,很漂亮。如今这幅画是济南市博物馆的一级藏品。

张路的作品有个特点,字很少。因为张路认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够好看,就很少在画上题字,最多也就是写上他的号“平山”或是他的名字。更多时候,他干脆什么字也不留,光盖个印章在上面。

“文革”中,济南市统战部部长孙若波,一天晚上拿着幅张路的画来到了文物店。他说,反正现在革命了,这些老画也不能留,就卖给文物店。这是一幅《桂月图》,桂花下面有一只兔子,画面清冷而幽静。

我那时是文物店的负责人,我给了孙若波100多元钱。这是文物店收的第三张张路,后来我把这幅画交给了济南市博物馆。

“文革”后,孙若波又来了,想把画要回去。他说这幅画其实不是他的,是以前他跟别人换着看的。他那时跟市长夫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他们都喜欢字画,经常换着看。“文革”中,副市长被抄家了,副市长家中孙若波的画也被抄走了。市长夫人就把自己这张张路的画给了孙若波以作补偿。结果后来落实政策,孙若波的画被退回市长夫人那里,市长夫人就想把自己那张张路的画换回来。

从孙若波手中收购的张路《桂月图》

事情原来是这样子。

但我已经把画给了市博物馆,拿不回来了。我只得给他们做些工作,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应邀到潍坊文物店讲书画鉴定。讲完后,潍坊文物店的人说他们仓库里有一些破烂画,省里的专家曾经看过,说没有多少价值,请我再去看看。

意想不到的是,我居然又在一堆破烂里发现了张路的画。我问潍坊文物店的人,怎么看这张画,他们说这幅画看上去不大对。我说那就卖给我算了。潍坊文物店的人看我愿意买这幅画,估计这幅画有些价值,当时没同意卖。

我回来后,一直惦记着这张画,如果真的被当做破烂画处理的话,就太可惜了。

4年后,济南市文物店有个去潍坊的活动,我叮嘱文物店的人员,一定看看那副张路的画还在不在。后来得到消息说,那幅画还在潍坊文物店。那时正巧潍坊文物店缺钱,济南市文物店就拿出3万元把这第四张张路给买回来了。这幅画后来曾到苏州去参加了全国书画展览。

我在日本收购文物时,到了京都的一家古玩店,店主是日本收藏名家,叫板本。我在他古玩店的地下室画廊里看到了一张张路的画。板本对中国画有一些研究,开价要1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有6万多。我仔细看了看,觉得这幅画有点缺陷——张路生前的社会地位不高,他画画用的绢质量比较差,有点稀稀拉拉的。张路在作画的时候,先用纸把绢托起来,然后再画。这样一些墨就露到了底下的纸上去了。如果把底下的纸给揭了,换张新纸,画面上就会出现一些小白点,跟网纹似的。日本人在裱画的时候,就是把原来的底纸给揭了。

当时我觉得价钱有点高,没买。但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天,还是按原价买了。后来这幅画在国内卖出了二十多万元的高价。

济南市文物店与张路的画缘分的确颇深,这些年我一直都记得这些有趣的渊源故事。

(注:崔明泉为原济南市文物店总经理,现任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

大众讲坛预告

二月二,龙抬头

春节、元宵节的喜庆还余味缭绕,“二月二”又如期而至。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此时,阳气回升,大地解冻,春耕将始,正是运粪备耕之际。从前到了二月二这天,许多地方的农民都要举行拜犁、试犁的仪式,念唱喜歌:“犁破新春土,牛踩夏收亩;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然后牵牛在田地里象征性地犁起一垄,充满辛苦也充满希望的劳作就这样开始了。

本周六上午,本报与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到了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民俗协会会长张士闪教授为我们开讲,详细解说“二月二,龙抬头”的文化内涵。张教授将在现场与大家一起分享,“二月二”带给我们祖祖辈辈的体验和感受,在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挽留,如何唤起人们对古老节日文化的回归。

本周六我们将迎来“大众讲坛”举办九周年的纪念日,《大众讲坛第八辑》也将首发。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本期讲座前50名到场读者,将会每人获赠一本《大众讲坛第八辑》。

讲座时间:2015年3月21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行走齐鲁】

清明英雄山

□鲁黔

上世纪六十年代清明扫墓时,老师率领着我们这帮少先队员——女生穿着裙子,男生上身着白色衬衣,打着队旗,从大明湖路步行约十华里去英雄山祭扫烈士墓。

“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想起当年风雨夜,山冈铁镣响叮叮,不是你们洒热血,哪有今天的好光景……”那歌声使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眼睛润湿,也忘却了寒冷。在那个有追求和信仰的岁月,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始建于1949年4月,至1968年建成,占地面积39万平方米,故此把原来的四里山更名为英雄山。四里山是与五里山、马鞍山西麓连接在一起,这些个山脉唇齿相依,天精地血的造化,早已是上万年的缘分了。

我们这帮五零年后出生的少男少女,怀着敬仰的心情,爬上山坡,终于来到先烈的墓前。在英雄山的南坡处,在苍松翠柏的掩映里,安葬着1502名革命烈士,其中第一排墓碑,当时应是四个,即王尽美、鲁伯峻、刘谦初、马保三。

直至许多年后,我方知他们的生平和伟绩。其中鲁伯峻先生,我与他胞弟余修省长(原名鲁广益)的儿子小驹乃幼儿园的朋友,成年后,小驹咧着大嘴给我叙说着鲁氏家族的往事——

他的大爷鲁伯峻乃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党党员,曾与毛泽东、王尽美等在党旗下宣誓。小驹的爷爷追随孙中山先生闹了个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想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打出一个公平、公正的新世界,让黎民百姓过上身有御寒衣、家有隔夜粮的日子。

王尽美、鲁伯峻走得很匆匆。一九二五年王尽美先生因病故去了,一九二七年鲁先生也被军阀杀害了。苍天不公,英才早逝啊!在山东的大地上,最早共产党的党部便设在如今“制锦市街”的一座老宅里。鲁伯峻的父亲,在院门口挂着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于是乎,王尽美、邓恩铭、鲁伯峻等先辈们都来此处,把大门关紧,留下放哨的,在一闪一闪的煤油灯下,运筹帷幄着共产党的事业。

五十年前,乍暖还寒时,在墓前我们这帮少先队员,举手盟誓:“沿着革命烈士的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2015年的清明时节将至。伫立山下,我又忆起四十多年前的事情。英雄山的北坡处,原来是没有植被的。如今济南府六十岁左右的同龄人大概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参与的义务植树。在山的陡坡处,用镐头和铁锹,一下一下地挖着坑,把苍松翠柏的树苗种上,掩上黄土,从山上至山坡传递着水桶,浇灌着干涸的黄土……

于是,英雄山的北坡才有了今天的郁郁葱葱。放眼望去,山北部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是那么的雄伟挺拔,毛泽东亲题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镏金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是那么灿烂!